

## 沿海风

YAN HAI FENG



■燕飞

## 梦想开花

你又开始寻找了  
邂逅每一处萌芽  
光总是柔和又刺眼地抚摸你说,每一处都是新生  
因为,是春天  
一个离梦想最近的季节  
带上锄头与种子  
找一块理想的土地  
埋下一颗心愿  
你说,来年就能拥抱果实  
因为有梦想就能够开花  
我有一个梦想  
播下一粒种子,然后开花  
开出花朵,开出太阳  
照耀,温暖



■晓茵

## 在路上

去远方的国  
开启一段期盼已久的旅程  
不求结果,只为中心境  
或许带着目的前往,或许没有  
放下心灵的羁绊  
放缓前行的脚步  
不必寻人问津  
一切感触用心体味  
淡忘旅行的目的,去发现  
沿途鲜花处处盛开  
天空有飞鸟掠过  
途遇温暖以待的路人  
只要心怀期待  
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 
放松心情,放慢脚步  
最美的风景在路上



■慧敏

## 夏 事

一只青蛙蹲伏在蘩秀亭旁  
打磨声音的发誓  
遥远从远方吹来  
掀动书卷的裙  
嘀嗒的声响一刻不停  
却驻足在六月七号的赛马场  
蓦地想起距离上次落笔  
已跨过一年的河  
整整一个下午  
我画不好一条  
细细的  
时间的皱纹

■广荣

## 芒种忙种悟人生



物生长旺盛,需水量多,适中的梅雨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;梅雨过迟或梅雨过少甚至“空梅”的年份作物,会受到干旱的威胁。但若梅雨过早,雨日过多,长期阴雨寡照,对农业生产也有不良影响,尤其是梅雨期间雨量过于集中或暴雨还会造成洪涝灾害。“圩田好作,五月(农历)难过”的民间农谚体现了在抗灾能力极低的旧社会

农民对梅雨成灾的忧虑。在“样样都忙”的芒种之时,防汛抗灾工作千万不可放松。

然而我们久居城市,已感受不到田野里的忙碌景象,这个时候,还得去郊外走一走,看一看秧苗碧绿,一派生机,体验一下“东风染尽三千顷,折鹭飞来无处停”的忙碌场景,补上人生必备一课。



■陈进

## 那年高考

我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,在农村读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。中考、高考,都参加了两次,一次是预考,一次是正式的中考或高考。记忆中,这四次考试,确实是人生中的大考。每次考试,都要从乡下赶到城里考试。对于农村孩子来说,到城市里有点懵,一切都是那么新奇,一切都是那么迷离。

高考前夕,正是农村收麦插秧的时节,也是端午节临近之时,母亲匆匆忙忙中裹了一些粽子,用井水浸泡着,防止变质。这些粽子,一方面是对我考试时的祝愿,预祝一举高中;另一方面,也是他们农忙时节带到田间地头,代为充饥的干粮。他们抢收抢种,忙碌中根本无暇煮饭,也无暇关注、关心我的考



■王洪武

## 蛋饼奶奶

莫看蛋饼奶奶已一大把年纪,思想可开放,上进心可强呢,她不惜买来一部智能手机,让学生手把手地教她,闲下来便一遍遍地捣鼓,回家也经常摸索大半夜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老人终于很快学会了手机上网、看新闻、听歌曲、玩微信。特别是这“吃饭本领”的微信结账,更是滚瓜烂熟,手到擒来。一段时间下来,她手机微信通讯录上即多了上百个人,这些可算都是她的老客户,来消费的只要在自

己手机上轻轻一点,她即可收红包了。

“这智能手机真像个‘智人’,聪明透顶哩!”吴奶奶一个劲地夸赞:过去货币交往,钱多了,放口袋里不安全,钢镚儿易掉,小商品,找零又烦又难。做小吃生意的,经常摸钱也不卫生,还存有假币风险。现在好了,手机结账,安全、快捷、方便、卫生。真是:新时代,新事多,老人也赶上这新潮,心中实在乐呵呵。

扯开,慢慢将嘴唇抻得很薄。我说:“老肖,你的嘴动过手术吗?”肖疙瘩还未笑完,就几乎嘴唇不动地说:“我这嘴磕破过,动了手术,就紧了。”我说:“怎么磕得这么厉害?”肖疙瘩不笑了,声音清楚了许多,说:“爬崖头。”我想起他当过兵,就问:“侦察?他望望我,说:‘哪个说?’我说:‘六爪。’他有些慌:‘小狗日的!他还说些那样?’我说:‘怎么了?就就当侦察兵呀。’他想了想,看了看手,伸给我一只,说:‘苦得很,你摸摸,苦得很,大比武,苦得很。’我摸一摸肖疙瘩的手。这手极硬,若在黑暗中触到,认为是手的可能性极小。而且这手的指头短而粗。肖疙瘩将手背翻过来,指甲极小,背上的肉也如一层石壳。肖疙瘩再将手拳起来,指关节便挤得颜色有些发淡。我推一推这拳头,心中一颤,不敢发声。

肖疙瘩忽然将两条胳膊伸直压在腿旁,全身挺直,一动不动,下巴收紧,几乎贴住脖子。又将腿直心地迈开向前走了两步,一碰脚跟,立定,把下巴伸出去,声音很怪而且短促,吼道:‘是!出列!’两只眼睛,只有方向而无目标,吼完又将下巴贴回脖子。我木木地看着他,又见他全身一软,额头的光也收回去,眼睛细了,怪怪地笑着,却非常好看,说:“怎么样?正规训练!”我也兴奋

了,说:“训练什么?”肖疙瘩将右手打在了左掌上:“哪!擒拿,攀登,击拳!射击,用匕首。”我想象不出肖疙瘩会将脚跳来跳去地打拳,就说:“你拳打得好?”肖疙瘩看一下我,不说话,用左拳紧紧地推右拳,忽然蹲下去,同时将右拳平举过肩。待完全蹲下去时的一刹那,右拳也砸在磨刀的石头上,并不叫,站起来,指一下石头。我一看,不由得下巴松了,原来这石头断裂成两半。我拉过肖疙瘩的右手,沉甸甸的在手上察看,却不能发现痕迹。肖疙瘩抽回手,比出食指与中指,说:“要连打二十块。”我说:“到底是解放军。”肖疙瘩用手揉一下鼻子,说:“走,到我家去,另拿一块好石头你磨刀。”

我于是随肖疙瘩到他的草房去。到了,进去,房里很暗,肖疙瘩跪在地上探身到床底,抻出一块方石,又探身向床底寻了一会儿,忽然大叫:“六爪!”门口的小草棚里响动了一下,我回身一看,六爪已经赤脚蹿了进来,问:“整哪样!”肖疙瘩跪在地上,问:“那块青石呢?找来给叔叔磨刀。”六爪看一看我,眯起一只眼睛,用手招招,示意我凑近。我弯下腰,将脸移近他。他将手括在嘴上,悄悄地问:“有糖么?”我直起身,说:“没有了,明天去买来给你。”(5)



■孙宏连

## 情怀烟墩

我喜欢绿色,因为绿色象征着生命、希望、生机,更因为我曾穿过绿色军装,曾经是守望和平的共和国士兵。

一个多月前,经过精心准备,以“永远的真情,美好的回忆”为主题的“情怀烟墩首届战友联谊会”在安徽南陵举行。100多名战友代表从祖国各地,汇集到南陵。

悠悠数十载,恰似弹指瞬间。当年匆匆一别,咫尺天涯,如今皓首重逢,欣慰与喜悦交织。大声呼喊战友的名字,热情的拥抱久久不能放松。我们虽分别数十年,却能记住彼此的姓名,记住彼此的容貌,记住彼此的声音……这是因为我们曾同在一个锅里吃饭,同在一个训练场上争先,同在一个哨位上站岗;我们熟悉彼此的喘息声,熟悉彼此酣畅的呼噜声,熟悉彼此的后背……英俊的笑脸,挺拔的军姿,关切的话语,早已刻在彼此的心里。

聆听分别36年的老指导员陈洪湘话语,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政治教育课,只是此时感到更亲切,更有一番滋味;聆听老营长刘樟根铿锵有力的致辞,好像回到了当年全营会操的大操场上,只是此时感到没有当年那么严厉,变得和蔼可亲了。茶话会开饭前,当老营长带着我们唱起那首伴随我们半生、脍炙人口的“我是一个兵”歌曲时,我犹如回到了老连队。

我们期盼这一刻,实在是太久了。



(中篇小说)

·连载·



(中篇小说)

## 树王

阿城

一看刀,又只用右手一抡,刀便又砍进树桩,他松了手,招呼我说:“你拔下来看刀。”我有些不解,但还是过去用双手将刀拔出。看刀时,吃了一惊,原来刀口小有缺损。肖疙瘩将手掌伸直,说:“直直地砍进去,直直地拔出来,刃便不会缺。这刀的钢火脆,你用力歪了,刀便会缺,于是要再磨。这等于是不会磨刀。”我有些不舒服,便说:“肖疙瘩,你什么时候剃胡子?”肖疙瘩不由摸摸下巴,说:“早呢。”我说:“这四把刀任你拿一把,若刮胡子痛了,我这左手由你切了去。右手嘛,我还要写字。”肖疙瘩用眼睛笑笑,撩一些水在石头上面,拿一把刀来磨,只十几下,便用手将刀上的水抹去,又提刀走到树桩前面,招呼我说:“你在这里砍上一刀。”说着用手在刚才砍的地方下面半尺左右处一比。我走过去,接过刀,用力砍一下,不料刀刚一停,半尺长的

一块木片便飞起来,在空中翻了一个跟斗,白晃晃地落在地上。自砍树以来,我从来没有两刀便能砍下这么大一块木头,高兴了,又两刀砍下一大块来。肖疙瘩摩一摩手,说:“你望一下刀。”我将刀举到眼前,刀无损缺,却发现刀的一侧被磨了不宽的一个面。我有些省悟,便点点头。肖疙瘩又将双手伸直合在一起,说:“薄薄的刀,当然快,不消说。”他再将手掌底沿连在一起,将上面分开,做成角形,说:“角子砍进去,向两边挤。树片能下来,便是挤下来的。即便刀有些晃,角子刀不会损。你要剃头吗?刀也还是快。”我笑了,说:“痛就砍你右手。”肖疙瘩仍用眼睛笑一笑,说:“好狠。”

我高兴了,说:“我这刀切菜最好了。”肖疙瘩说:“山上有菜吗?”我说:“反正不管怎么说,在快这一点上,你承认不承认我磨得好?”肖疙瘩想一